

五朝名臣言行錄

三朝名臣言行錄

十

八之三

叅政吳正肅公

公名育字春卿建州浦城人進士甲
科舉賢良方正通判蘇州還知太常禮
院改右正言供職知制誥進翰林學士
知開封府慶曆五年拜樞密副使數月
改叅知政事復為樞密副使出典數州
召為翰林侍讀學士辭疾請郡得汝州
會疾甚以集賢院學士判西京留司御
史臺召還判尚書都省除宣徽南院使

八之三

八

謝

鄜延路經略安撫使以疾辭改知河中
徙河南薨年五十五

公為人明敏勁果強學博辨能自忖度不可
守不發已發莫能屈奪

歐陽公
撰墓誌

公為政簡嚴所至民樂其不擾去雖久愈思
之知襄城縣宗室官官往來上冢過縣者
無虛日或夜半叩縣門索牛駕車公輒不
應及旦徐告曰牛不可得也由是皆曰此
不可為也凡過其縣者不敢以鷹犬犯民
田至它境然後敢縱獵其治開封府尤先

豪猾曰吾何有以及斯人去其為害者而

已墓誌

元昊初遣使上書有不順語朝廷亟命將出師而群臣爭言豎子可即誅滅獨公以謂元昊雖名蕃臣而實夷狄其服叛荒忽不常宜示以不足責外置之且其已僭名號誇其人勢必不能自削以取羞種落第可因之賜號若國主者且故事也彼得其欲宜不肯妄動然時方銳意於必討故皆以公言為不然其後師久無功而元昊亦歸

八之三

八二

謝四

過自新 天子為除其罪卒以為夏國主

由是議者始悔不用公言而虛弊中國墓誌

又龍川志云寶元初元昊慢書始聞張鄧公為相即議絕和問罪時西邊弛備已久不知兵識者以為憂吳春卿時為諫官上言夷狄不識禮義宜勿與較許其所求彼將無詞舉動然後陰勅邊臣密脩戰備使年歲之間戰守之計立則元昊雖欲妄作不能為深害矣奏入鄧公笑曰人言吳舍人心風果然既而和事一絕元昊入寇所至如入無人之境後數年力盡求和歲增賂遺仍改名元卒朝廷竟亦不問世乃以春卿之言為然

公嘗與賈丞相爭事 上前殿中人皆恐色

變公論辨不已既而曰臣所爭者職也願力不能勝矣願罷臣職不敢爭 上多公

直乃復以爲樞密副使居歲餘大旱賈丞
相罷去御史中丞高若訥用洪範言大臣
廷爭爲不肅故雨不時若因并罷公墓誌

公知蔡州蔡故多盜公按令爲民立伍保而
簡其法民便安之盜賊爲息京師有告妖
賊聚碓山者 上遣中貴人馳至蔡以名
捕者十人使者欲得兵自往取之公曰使
者欲藉兵立威欲得妖人以還報也使
者曰欲得妖人爾公曰吾在此雖不敏然聚
千人于境內安得不知使信有之今以兵

八之三

八三

四

往是趣其爲亂也此不過鄉人相聚爲佛
事以利錢財爾一弓手召之可致也乃館
使者日與之飲酒而密遣人召十人者皆
至送京師告者果伏辜墓誌

龐丞相經略河東與夏人爭麟州界亟築柵
於白草公以謂約不先定而亟城必生事
遽以利害牒河東移書龐公且奏疏論之
朝廷皆不報已而夏人果犯邊殺驍將郭
恩而龐丞相等與其將校十數人皆以此
得罪麟府遂警墓誌

公在二府太保公以列卿奉朝請父子在廷
士大夫以為榮而公踧踖不安自言子班
父前非所以示人以法顧不敢以人子私
亂朝廷之制願得罷去不聽 天子數推
恩群臣子弟公每先及宗族踈遠者至公
之卒子孫未官者七人

墓誌

公在諫職時賈昌朝等數人名編脩資善堂
書而實教授內侍公奏罷之為叅知政事
山東盜起 仁宗遣中使察視還奏盜不
足慮惟兗州杜衍鄆州富弼得山東心此

八之三

八四

謝四

為可憂 上欲徙二人淮南公曰盜誠無
足慮而小人乘時以傾大臣非國家福也
乃止後判西京留司御史臺留臺舊不領
民事時張堯佐知河陽民訟久不決多詣
公者公為辨曲直判狀尾堯佐畏恐奉行
上嘗語輔臣曰育剛正可用但嫉惡太過
耳

公性明果所至作條教簡踈易行而不可犯
遇事不妄發發即莫能奪其辯論明白使
人聽之不疑初尹開封范仲淹在政府因

白事數與仲淹忤既而仲淹安撫河東有
奏請多爲任事者所沮公取可行者固執
行之

王鞏云其父仲儀言陳執中罷相 仁宗問
誰可代卿者執中舉吳育 上即召赴闕
會乾元節侍宴偶醉坐睡忽驚顧拊床呼
其從者 上愕然即除西京留臺以此觀
之執中雖俗吏亦可賢也育之不相命矣
夫然晚節有心疾亦難大用 仁宗非棄

材之主也

東坡
志林

八之三

五

謝四

叅政王文忠公

公名堯臣字伯庸應天府虞城人舉進士第一通判明州知光州入爲右司諫知制誥同知通進銀臺司入翰林爲學士爲陝西體量安撫使權三司使遷翰林學士承旨群牧使拜樞密副使叅知政事薨年五十六謚文安元豐中詔以公嘗與建儲之議贈太師中書令改今謚

知光州歲大旱群盜發民倉廩吏法當死公曰此飢民求食爾荒政之所恤也乃請以減死論其後遂以著令至今用之

歐陽公撰墓誌

遷左司諫郭皇后廢居瑤華宮有疾上頗哀矜之方后廢時官者閹文應有力及后疾文應又主監醫后且卒議者疑文應有奸謀公請付其事御史考按虛實以釋天下之疑事雖不行然自文應用事無敢指言者後文應卒以恣橫斥死后猶在殯有司以歲正月用故事張燈公言郭氏幸得

厚恩復位號乃天子后也張燈可廢

上遽爲之罷

墓誌

元昊反西邊用兵以公爲陝西體量安撫使公視四路山川險易還言某路宜益兵若干某路賊所不攻某路宜急爲備至於諸將材能長短盡識之薦其可用者二十餘人後皆爲名將是時邊兵新敗於好水任福等戰死今韓丞相坐主帥失律范文正公亦坐移書元昊皆奪招討副使公因言此兩人天下之選也其忠義智勇名動夷

八之四

八二

謝四

狄不宜以小故置之且任福由違節度以致敗尤不可深責主將由是迺宰相意并其他議多格不行明年賊入涇原戰定川殺大將葛懷敏乃公指言爲備處由是始以公言爲可信而前所格議悉見施行因復遣公安撫涇原路公曰陛下復用韓琦范仲淹幸甚然將不中御兵法也願許以便宜從事上以爲然因言諸路都部署可罷經略副使以重將權而偏將見招討使以軍禮置德順軍於籠竿城廢營田

以其地益募弓箭手

墓誌

公使還行至涇州而德勝寨兵迫其將姚貴
閉城叛公止道左解裝為勝射城中以招
貴且發近兵討之初吏白曰公奉使且還
歸報天子爾貴叛非公事也公曰貴土豪
也頗得士心然初非叛者今不乘其未定
速招降後必生事為朝廷患貴果出降
自朝廷理元昊罪軍興而用益廣前為三司
者皆厚賦暴斂甚者借內藏率富人出錢
下至果菜皆加稅而用益不足公始受命

八之四

三

謝

則曰今國與民皆弊矣在 陛下任臣者
如何由是 天子一聽公所為公乃推見
財利出入盈縮曰此本也彼末也計其緩
急先後而去其蠹弊之有根穴者斥其妄
計小利之害大體者然後一為條目使就
法度罷副使判官不可用者十五人更薦
用材且賢者暮年民不加賦而用足明年
以其餘償內藏所借數百萬又明年其餘
而積於有司者數千萬而所在流庸稍復

其業

墓誌

初官者張永和方用事請收民房錢十之三以佐國事下三司永和陰遣人以利動公公執以爲不可度支副使林澹附永和議不已公奏罷澹乃止益利夔三路轉運使皆請增民鹽井課歲可爲錢十餘萬公亦以爲不可而權倖因緣多見裁抑京師數爲飛語及上之左右徃徃讒其短者上一切不問而公爲之亦自若也及公旣罷上慰勞之公頓首謝曰非臣之能惟陛下信用臣爾

墓誌

八
公
百

八
公
百

詩

爲樞密副使持法守正以身任天下事凡宗室官官醫師樂工嬖習之賤莫不關樞密而濫恩倖請隨其事可損損之可絕絕之至其大者則皆著爲定令由是小人益怨造爲飛書以害公公得書自請曰臣恐不能勝衆怨願得罷去上愈知公爲忠爲下令捕爲書者甚急公益感動在位六年廢職修舉皆有條理

墓誌

樞密使狄青以軍功起行伍居大位而士卒多屬目徃徃造作言語以相扇動人情以

爲疑而青色頗自得公嘗以語衆折青爲
陳禍福言古將帥起微賤至富貴而不能
保首領者可以爲鑒戒青稍沮畏

墓誌

公在政事論議有所不同必反復切劘至於
是而後止不爲獨見在上前所陳天下
利害甚多至施行之亦未嘗自名其所設
施與在樞密時特異豈政事者丞相府也
其體自宜如是邪

墓誌。公有建儲事見文
略公富韓公范蜀公事中

八之五

樞密包孝肅公

公名拯字希仁廬州合肥人舉進士知
天長縣徙知端州入爲監察御史歷三
司戶部判官京東陝西河北轉運使三
司戶部副使擢天章閣待制知諫院復
爲河北都轉運使徙知瀛揚廬州江寧
府召權知開封府遷諫議大夫權御史
中丞爲三司使拜樞密副使薨

包孝肅公知天長縣有訐盜割牛舌者公使

八之五

八

五十四

歸屠其牛鬻之旣而有告私殺牛者公曰
何爲割某家牛舌而又告之盜者鷙伏徒
知端州州歲貢硯前守緣貢率數十倍以
遺權貴人公命製者纔足貢數歲滿不持
一硯歸

呂許公夷簡聞包拯之才欲見之一日待漏
院見班次有包拯名頗喜及歸又問知居
同里巷意以拯欲便於求見無幾報拯朝
辭乃就部注一知縣而出尤竒之遽使人
追還遂薦對除裏行自此擢用

史厄

包孝肅在言路極言時事復爲京尹令行禁止至今天下皆呼包待制又曰包家市井小民及田野之人凡徇私者皆指笑之曰你一箇包家見貪汚者曰你一箇司馬家天下稱司馬公曰司馬家呂氏家塾記包孝肅公立朝剛嚴聞者皆憚之至於閭里童稚婦女亦知其名貴戚宦官爲之斂手舊制凡訟訴不得徑造庭下府吏坐門先收狀牒謂之牌司公開正門徑使至前自言曲直吏民不敢欺

包孝肅尹京號爲明察有編民犯法當杖脊吏受賕與之約曰今見尹必付我責狀汝第呼號自辨我與汝分此罪汝決杖我亦決杖旣而包引囚問畢果付吏責狀囚如吏言分辯不已吏人聲訶之曰但受脊杖出去何用多言包謂其市權粹吏於庭杖之十七特寬囚罪止從杖坐以沮吏勢不知乃爲所賣卒如素約小人爲姦固難防也孝肅天性峭嚴未嘗有笑容人謂包希仁笑比黃河清筆談

王禹玉曰包希仁知廬州廬州即鄉里也親舊多乘勢擾官府有從舅犯法希仁撻之自是親舊皆屏息希仁始及第以親老侍養不仕官且十年人稱其孝知開封府爲人剛嚴不可干以私京師爲之語曰關節不到有閩羅包老吏民畏服遠近稱之爲長吏僚佐有所關白喜面折辱人然其所言若中於理亦畚然從之剛而不愎此人所難也

記聞

包孝肅知諫院數論斥大臣權倖請罷一切

八之五

八三

五二〇

內降曲恩又列上唐魏鄭公三疏請置坐右以爲龜鑑別條七事多見采納及後爲中丞奏曰東宮虛位日久天下以爲憂群臣數有言者卒未聞有所處置未審聖意持久不決何也夫萬物皆有根本而太子者天下根本也根本不立禍孰大焉仁宗曰卿欲誰立公曰臣非才備位所以乞豫建太子者爲宗廟萬世計耳 陛下問臣欲誰立是疑臣也臣行年七十且無子非邀後福者唯 陛下裁察 仁宗喜曰

徐當議之

公性峭直然奏議平允常惡俗吏苛刻務爲
敦厚雖嫉惡甚至人情所不及即推以恕
不爲苟合未嘗僞色辭以悅人不作私書
至於干請無故人親黨一皆絕之居家儉
約衣服器用飲食雖貴如初官時云

八之六

樞密使魯國王武恭公

公名德用字元輔鄭州管城人父魯武康公超事太宗真宗有勞公以父任爲官以御前忠佐爲馬軍都軍頭出爲邢洺磁相巡檢知廣信軍徙冀州召爲侍衛親軍都虞候殿前副都指揮使拜檢校太保簽書樞密院事遷副使知院加宣徽南院使罷爲武寧軍節度使赴鎮降右千牛衛上將軍知隨州徙知

八之六

八

李

曹州起爲保靜軍節度使知澶州徙定陳州入奉朝請出判相州拜平章事以太子太師致仕復以使相起判鄭州至和元年拜樞密使封魯國公凡三歲求去位至六七乃以爲景靈宮使五日一朝給扶者以子若孫一人明年薨年七十九

至道二年遣五將討繼遷公從武康公出鐵門爲先鋒殺獲甚衆軍至烏白池諸將失期不得進公告其父曰歸師過險爭必亂

乃以兵前守隘令其軍曰亂行者斬由是
士卒無敢先後雖武康公亦為之按轡追
兵望其軍整不敢近武康公嘆曰王氏有

子矣

歐陽公撰
神道碑

邢洺盜出入二州間歷年吏不能捕公以輿
車載勇士為婦人服盛飾誘之邯鄲道中
賊黨爭前邀劫遂皆就擒由是知名

神道
碑

真宗上僊時雖仲春而大雪苦寒 莊獻太

后詔賜坐甲衛士酒獨王德用令所轄不
得飲后以問德用德用泣曰衛士荷 先

八
卷之六

八
二

李盛

帝恩德厚矣今率土崩心安忍縱飲矧嗣
君尚少未親萬機不幸一夫酗酒奮臂狂
呼得不動人心耶 后大歎賞自是有意

大用

澠水
燕談

先是軍中選補不以公其貧亡貲雖當補不
可得公典禁軍親為按籍以勞舊第進騎
士請馬集於廷中混而給之吏無所容其

私

王禹玉
撰墓誌

章獻太后臨朝有詔補一軍吏公曰補吏軍
政也敢挾詔書以干吾軍亟請罷之 太

后固欲與之公不奉詔乃止及 太后上

仙有司請衛士坐甲公以為故事無為

太后喪坐甲又不奉詔於是 天子以公

可任大事神道碑

公善撫士狀貌雄偉動人雖里兒巷婦外至

夷狄皆知其名氏御史中丞孔道輔等因

事以為言乃罷樞密出鎮又貶官知隨州

士皆為之懼公舉止言色如平時惟不接

賓客而已久之道輔卒客有謂公曰此害

公者也公愀然曰孔公以職言事豈害我

八之六

八之五

李密

者可惜朝廷亡一直臣於是言者終身以

為媿而士大夫服公為有量神道碑○又滬水燕談曰王武

恭公狀兒魁偉而面色正黑雖匹夫下卒間巷小兒外至遠夷君長皆知其名識與不識稱之曰黑王相

公比虜常呼其名以驚小兒其為戎狄畏服如此蘇紳孔道輔等言其宅枕乾岡貌類

枕乾岡朝廷所賜貌類藝祖父母所生云

契丹聚兵幽涿遣使者有所求自河以北皆

警乃拜公保靜軍節度使知澶州契丹使

者過澶州見公喜曰聞公名久矣乃得見

於此耶公為言已衰老中國多賢士大夫

因指坐客歷陳其世家使者竦聽神道碑

公在定州契丹使人覘其軍或勸公執而戮之公曰吾軍整而和使覘者得實以歸是屈人兵以不戰也明日大閱于郊公執桴鼓誓師號令簡明進退坐作肅然無聲乃下令曰具糗糧聽鼓聲視吾旗所嚮契丹聞之震恐會復議和解徙知陳州道過京師天子遣中貴人問公欲見否謝曰備邊無功幸得蒙恩徙內地不敢見

神道碑

叔禮爲余言昔通判定州佐王德用是時契丹主在燕京朝廷發兵屯定州者幾六萬

人皆寓居逆旅及民家闐塞城市未嘗有一人敢誼呼暴橫者將校相戒曰吾輩各當務斂士卒勿令擾我菩薩一旦倉中給軍糧軍士以所給米黑誼譁紛擾監官懼逃匿有四卒以黑米見德用曰汝從我當自入倉視之乃往召專副問曰昨日我不令汝給貳分黑米八分白米乎曰然然則汝何不先給白米後給黑米此輩見所得米腐黑以爲所給盡如是故誼耳專副對曰然某之罪也德用叱從者杖專副人二

十又呼四卒謂曰黑米亦公家物不給與汝曹當棄之乎汝何敢乃爾謹譁四卒相顧曰向者不知有八分白米故耳某等死罪德用又叱如此欲求決配乎指揮使百拜流汗乃捨之倉中肅然僚佐皆服其能

處事

記聞

自寶元慶曆之間元昊叛河西兵久無功士大夫爭進計策多所改作公笑曰奈何紛紛兵法不如是也使士知畏愛而怯者勇者不驕以吾可勝因敵而勝之爾豈多

八之三

八之五

李維

言哉其在樞密亦嘗自請臨邊不許凡大謀議必以諮之其在外則遣中貴人詔問其言多見施用

神道碑

皇祐六年復爲樞密使是歲契丹使者來公與之射使者曰天子以公典樞密而用富公爲相得人矣語聞上喜賜公御弓一矢五十公善射至老不衰常侍上射辭曰幸得備位大臣舉止爲天下所視臣老矣恐不能勝弓矢上再三諭之乃手二矢再拜一發中之遂將釋復位上固

勉之再發又中由是左右皆驩呼賜以襲

衣金帶

神道碑

公爲人剛烈有大志善得士心平生論議長於兵而不學孫吳兵法遇事慷慨言亡所避在樞府時會契丹閱馬雲朔朝廷意其南牧議者以通好日久不宜生此公曰戎狄虎狼也其可信哉願飭邊備常若寇至猶恐其不及也慶曆中契丹果背約遣使欲求關南故地朝廷患之公方出帥真定詔公會議二府公以謂契丹必欲內寇不

卷之六

六

李焘

宜遣使示情此殆過貪漢餌爾公遂入奏言臣愚無狀願陛下假臣二十萬得先士卒以當匈奴臣不勝大願上不許公曰陛下即不忍勞民姑以金繒啗之以全舊好後卒如公言上又嘗遣使問公邊事公曰咸平景德中邊兵二十餘萬皆屯定武不能分扼要害之處致虜兵軼境遽有澶淵之師又當時賜諸將陣圖人皆死守戰法緩急不相抹以至於敗誠願不以陣圖賜諸將使得應變出奇立功

墓誌

寶元初趙元昊欲僭稱號遣其校楊守素奉
章還節因貢羊馬等朝廷欲拒弗內公曰
第留所貢塞下令守素至闕徐計之或欲
因守素入傳舍壓壞垣死其下公益以為
不可墓誌

公天性孝友事後母盡力居家約易不事娛
燕祿賜多賙施諸族與人交不苟既合雖
貧賤不遺故人為人奸進於公公問約所
遺幾何廼出金厚謝之曰故人吾不忘公
恩其敢私市邪 上嘗賜飛白清忠二字

藏于家墓誌

韓忠獻公宋景文公同召試中選王德用帶
平章事例當謝二公有空踈之謙言德用
曰亦曾見程文誠空踈少年更宜廣問學
二公大不堪景文至曰吾屬見一老衙官
是納侮也後二公俱成大名德用已薨忠
獻為景文曰王公雖武人尚有前輩激勵
成就後學之意不可忘也聞見後錄

五朝名臣言行錄卷第八

五朝名臣言行錄卷第九之一

諫議大夫田公

公名錫字表聖嘉州人中進士第太平
興國中為右拾遺出為河北路轉運副
使徙知相州以論事移睦州入知制誥
出知陳州又坐法貶官未幾召還知通
進銀臺封駁司出知秦州咸平中詔舉
賢良方正之士翰林學士承旨宋白以
公應詔召還再掌銀臺遷侍御史知雜
事擢左諫議大夫六年卒年六十四

九十一

一

續

公自白衣已有意於風化上書闕下請復鄉
飲籍田禮及在朝廷知無不言 太宗既
取太原范陽未下 帝怒不賞平晉之功
中外囂然而莫敢言者獨公上書論諫理
意深切 帝感悟璽書褒答賜內帑錢五
十萬僚友謂公宜少晦以遠讒忌公曰事
君之誠惟恐不竭矧天殖其性豈一賞而
奪耶在河朔累章論邊事知睦州下車建
孔子祠教民興學表請入紙國子學印經
籍給諸生詔賜之還其紙聞禁中火拜章

極言 上嘉之及還眷遇愈隆上書請封
禪及在西掖京畿大旱禱祠無應遂抗言
切於時政故有宛丘之行咸平初出使秦
隴廻上三章言陝西數十州苦于靈夏之
役朝廷爲之惑然出海陵之初以星文示
變拜䟽請降詔責躬上奉天誠 眞宗皇
帝嘉其意屢召對便殿及行降中使撫安
仍加寵賚

范文正公
撰墓誌

太宗嘗與侍臣論皇王之道田錫奏曰皇王
之道微妙曠闊今師平太原逮茲二載未

九之一

八二

卷九

賞軍功願因郊籍議功酬之乞罷交州戍
兵免驅生民爲瘴嶺之鬼 上嘉納焉趙
普當國錫謁之曰公以元勳當國宜事損
檢今群臣書奏先經中書既非尊王之體
諫官章䟽令閣門填狀尤弱臺憲之風皆
不便普引咎正容厚謝皆罷之錫將卒自
草遺表猶勸 上以慈儉納諫爲意絕無
私請 上厚卹之

玉壺
清話

田錫好直諫 太宗或時不能堪錫從容奏
曰 陛下日往月來養成聖性 上說益

重之聖政錄

田錫 太宗時上言軍國要機者一朝廷大體者四 太宗嘗言錫有文行敢言 真宗即位屢召對言事嘗請抄畧御覽三百六十卷日覽一卷又采經史要言爲御屏風十卷以便觀覽及卒 真宗謂劉沆曰田錫直臣也何天奪之速朝廷每有小缺失方在思慮錫之章奏已至矣蒙求 真宗見田錫色必莊嘗目之曰朕之汲黯也

名臣傳

九之一

八三

葉新

田錫疾亟進遺表 真宗宣御醫賫上藥馳救之無及矣俄召宰相對袖出其表示之且曰朕自臨大寶閱是表者多矣非祈澤宗族則希恩子孫未有如錫生死以國家爲慮而傲于朕者興歎久之命優贈典撥遺 上嘗幸龍圖閣閱書指東北隅架一漆函上親署鏤者謂學士陳堯咨曰此田錫章疏也已而愴然久之撥遺

公動必以禮言必有法賢不肖咸憚伏之出處二十年未嘗趨權貴之門在貶廢中樂

得其正晏如也

墓誌

范文正公銘公之墓曰嗚呼田公天下之正人也言甚危命甚竒盡心而弗疑終身而無違嗚呼賢哉吾不得而見之

蘇軾序公奏議曰自太平興國以來至于咸平可謂天下大治千載一時矣而田公之言常若有不測之憂近在朝夕者何哉古之君子必憂治世而危明主明主有絕人之資而治世無可畏之防夫有絕人之資必輕其臣無可畏之防必易其民此君子

九之一

八四

葉新

之所甚懼也方漢文時刑措不用兵革不試而賈誼之言曰天下有可長太息者有可流涕者有可痛哭者後世不以是少漢文亦不以是甚賈誼由此觀之君子之遇治世而事明主法當如是也

公耿介寡合嚴恭好禮居公庭危坐終日未嘗有懈容自幼至老手不釋卷慕魏徵李絳之爲人以盡規獻替爲已任然性不敏悟治郡無稱云

九之二

內翰王公

公名禹偁字元之濟州鉅野人擢進士
第解褐成武主簿知長洲縣召試拜右
拾遺直史館知制誥貶商州團練使召
還拜左正言再知制誥至道元年入翰
林爲學士知審官院兼通進銀臺封駁
司出知滁州移揚州 真宗即位召還
復知制誥咸平初罷知黃州四年徙蘄
州卒年四十八

八九之二

唐文

王元之年七八歲已能文畢文簡公爲郡從
事始知之間其家以磨麵爲生因令作磨
詩元之不思以對但存心裏正無愁眼下
遲若人輕著力便是轉身時文簡大奇之
留於子弟中講學一日太守席上出詩句
鸚鵡能言爭似鳳坐客皆未有對文簡寫
之屏間元之書其下蜘蛛雖巧不如蚕文
簡歎息曰經綸之才也遂加以衣冠呼爲
小友至文簡入相元之已掌書命矣聞見後錄
王禹偁能屬文 太宗方獎拔文士聞其名

召拜右拾遺直史館賜緋故事賜緋者給銀帶 上特命以文犀帶賜之禹偁獻端拱箴以爲誠尋知制誥 上嘗稱之曰王禹偁文章當今天下獨步判大理寺散騎常侍徐鉉爲妖巫道安所誣謫官禹偁上疏訟之請反坐戾罪由是貶商州團練副使無祿種蔬自給徙解州團練副使 上思其才復召爲左正言仍命宰相以剛直不容物戒之 真宗初即位召爲翰林學士脩 太宗實錄執政疑禹偁輕重其間

落職出知黃州州境有二虎鬪食其一冬雷群鷄夜鳴禹偁上疏引洪範陳戒且自劾 上以問司天官對以守臣任其咎

上乃命移知蘄州尋召還朝禹偁已卒

記聞

王內翰禹偁因北戎犯邊獻書建和議 太宗賞之宰相趙普尤加器重至景德間卒用其議與虜通好又與夏侯嘉正羅處約杜鎬同校三史多所是正坐救徐鉉貶官召爲翰林學士 孝章皇后上仙詔遷梓宮于故燕國長公主第群臣不爲服內翰

與客言后嘗母儀天下當遵用舊禮罪以
謗責知滁州 真宗即位以直言應詔召
為知制誥咸平初脩 太祖實錄與宰相
論不合又以謗責知黃州移蘄州死於官
其平生大節如此聞見錄

王禹偁性剛狷數忤權貴官官尤惡之 上
累命執政召至中書戒諭之禹偁終不能

改聞記

王元之在翰林嘗草夏州李繼遷制繼遷送
潤筆物數倍於常然用啓頭書送拒而不

八
九之二

八
三

卷
六

納蓋惜事體也近時舍人院草制有送潤
筆物稍後時者必遣院子詣門催索而當
送者徃徃不送相承既久今索者送者皆
恬然不以為恠也歸田錄

太宗時禹偁為翰林學士嘗草繼遷制送馬
五十疋以備濡潤禹偁以狀不如式却之
及出守滁州閩人鄭褒徒步謁禹偁愛其
儒雅及別為買一馬或言買馬虧價者
太宗曰彼能却繼遷五十馬顧肯此虧價
哉禹偁之卒諫議大夫戚綸誅曰事上不

回邪居下不諂佞見善若已有嫉惡過仇
讎世以為知言祥符中 真宗觀書龍圖
閣得禹偁章奏嘆美切直因訪其後宰相
稱其子嘉言以進士第為江都尉即召對
擢大理評事

聞記

王禹偁為諫官上禦戎十策大旨以謂外任
人內脩德則可以弭之外則合兵勢以重
將權罷小臣詞邏邊事行間諜以離其心
遣保忠御卿率所部以張犄角下詔感勵
邊人取燕薊舊疆蓋弔晉遺民非貪其土

六九之二

八四

唐文

地內則省官以寬經費抑文士以激武夫
信用大臣以資其謀不貴虛名以戒無益
禁游惰以厚民力端拱冬旱禹偁上疏請
節用省役薄賦緩刑

聞記

太宗末王禹偁上言請明數繼遷罪狀募諸
胡殺之 真宗即位詔群臣論事禹偁上
疏陳五事一曰謹邊防通盟好因嗣統之
慶赦繼遷罪復與夏臺彼必感恩內附且
使天下知屈己而為人也二曰減冗兵併
冗吏使山澤之饒稍流於下開寶前諸國

未平而財賦足兵威強由所畜之兵銳而不衆所用之將專而不疑設官至簡而事皆舉興國後增損太冗宜皆經制三曰難選舉使入官不濫先朝登第僅萬人宜糾以舊制還舉場於有司吏部銓擇官亦非帝王躬親之事宜依格敕注擬四曰澄汰僧尼恐其驚駭且罷度人脩寺一二十載容自銷鑠亦救弊之一端五曰親大臣遠小人使忠良蹇諤之士知進而無疑姦愷傾巧之徒知退而有懼其後潘羅支射死

繼遷平夏款附卒如禹偁策而歲限度僧尼之數及病囚輕繫得養治于家至今行之聞記

王禹偁在翰林 真宗初即位暇日召與論文禹偁奏曰夫進賢黜不肖闢諫諍之路彰爲誥命施之四海延利萬世王者之文也至於彫織之言豈足以軫慮較輕重於瑣瑣之儒哉願棄其小務其大誠宗社之福 上顧曰卿愛朕之深者擷遺

王元之嘗請宰相於政事堂樞密於都堂同

時見客不許本廳私接議者以爲是疑大
臣以私也遂寢或以元之所請爲當但難
其率宰相於政事堂共見耳其後二府乞
以朝退聚廳見客以杜請謁從之卒如元
之言

澠水
燕談

王元之出知黃州作三黜賦以見志其卒章
曰屈于身而不屈于道兮雖百謫其何虧
吾當守正直而佩仁義兮惟終身而行之
又奏請令州郡脩城池除械器練軍士
上嘉納之

八九之三

八六

唐文

禹偁詞學敏贍時所推重鋒氣俊厲極談世
事臧否人物以直躬行道爲己任少所推
讓遇事敢言雖履危困封奏無輟嘗云吾
若生元和時從事於李絳崔群間斯無愧
矣又爲文著書師慕古昔多涉規諷以是
頗爲流俗所不容故累登文翰之職尋即
罷去交遊多儒雅士後進有詞藝者極意
稱揚之如孫何丁謂輩多遊其門下
蘇內翰贊公畫像曰傳曰不有君子其能國
乎余嘗三復斯言未嘗不流涕太息也如

漢汲黯蕭望之李固吳張昭唐魏鄭公狄
仁傑皆以身徇義招之不來麾之不去正
色而立于朝則豺狼狐狸自相吞噬故能
消禍於未形救危於將亡使皆如公孫丞
相張禹胡廣雖累千百緩急豈可望哉故
翰林王公元之以雄文直道獨立當世足
以追配此六君子者方是時朝廷清明無大
姦慝然公猶不容於中耿然如秋霜夏日
不可狎玩至於三黜以死有如不幸而居
於衆邪之間安危之際則公之所爲必將

驚世絕俗使斗筭穿窬之流心破膽裂豈
特如此而已乎余始過蘇州虎丘寺見公
之畫像想其遺風餘烈願爲執鞭而不可
得其後爲徐州而公之曾孫汾爲兗州以
公墓碑示余乃追爲之贊以附其家傳云
惟昔聖賢患莫已知公遇 太宗允也其時
帝欲用公公不少貶三黜窮山雖死靡憾
咸平以來獨爲名臣一時之屈萬世之信紛
紛鄙夫亦拜公像何以占之有泚其顙公
能泚之不能已之茫茫九原愛莫起之

九之三

侍讀孫宣公

公名奭字宗古博平人以九經及第爲國子監直講諸王府侍讀判太常禮院國子監擢龍圖閣待制以父老請歸四里不許出知密州還糾在京刑獄出知河陽徙兗州仁宗即位召爲翰林侍讀學士知審官院判國子監以年踰七十固請致仕拜工部尚書復知兗州以太子少傅致仕卒

九之三

李盛

孫奭爲國子監直講太宗幸監詔奭講尚書說命三篇奭年少位下然音讀詳潤

帝稱善因嘆曰天以良弼賚商朕獨不得

邪因以切勵輔臣賜奭緋章服

聞記

永興軍上言朱能得天書真宗自拜迎入

宮孫奭知河陽上䟽切諫以爲天且無言

安得有書天下皆知朱能所爲惟上一

人不知耳乞斬朱能以謝天下其辭有云

得來唯自於朱能崇信只聞於陛下其

質直如此上亦不之責頃之朱能果敗

聞記

真宗將西祀龍圖閣待制孫奭上疏切諫以爲西祀有十不可 陛下不過欲效秦皇漢武刻石頌德誇曜後世耳其辭有云昔秦多繇役而劉項起於徒中唐不恤民而黃巢因於飢歲今 陛下好行幸數賦歛安知天下無劉項黃巢乎 上乃自製辨疑論以解之仍遣中使尉諭焉聞記

孫奭每

上前說經及亂君亡國事反復申

繹未嘗避諱因以規諷又掇五經切治道

八
九之三

八二

李于盛

者爲五十篇號經典微言上之盡無逆爲圖乞施便坐爲勸鑒之助時 莊憲明肅皇后每五日一御殿與 仁宗同聽政奭因言古帝王朝朝暮夕未有曠日不朝陛下宜每日御殿以覽萬機奏留中不報然 上與 太后雅愛重之每進見常加

禮聞記

孫奭累表聽致仕病甚戒其子不內婢妾曰無令我死婦人之手奭舉動方重論議有根柢不肯詭隨雷同 真宗已封禪符瑞

屢降群臣皆歌誦盛德獨爽正言諫爭毅
然有古風采精力於學同定論語爾雅孝
經正義請以孟軻書鏤板復鄭氏所注月
令於郊廟禮樂亦多所是正云

記聞

孫宣公以太子少保致仕居於鄆一日置宴
御詩廳

仁宗嘗賜詩刻石所居之廳壁

語客曰白傳有言多

少朱門鑠空宅主人到了不曾歸今老夫
歸矣喜動于色復頌石守道諷易離卦九
三爻辭且曰樂以忘憂自得小人之志歌
而鼓缶不興大耋之嗟公以醇德奧學勸

九之三

六三

李登

講禁中二十餘年晚節勇退優游里中始
終全德近世少比

澠水燕談

宋尚書祁為布衣時未為人知孫宣公一見
竒之遂為知己後宋舉進士驟有時名故
世稱宣公知人公嘗語其門下客曰近謚
用兩字而文臣必謚為文皆非古也吾死
得謚曰宣若戴足矣及公之卒宋方為禮
官遂謚曰宣成其志也

歸田錄

孫宣公馮章靖公俱以鴻碩重望勸講禁中
凡朝廷典禮事並二公討論之公嘗言孫

八座所閱典故必以前代中正合彛法事
類而陳之則政府奉行無疑馮貳卿求廣
博不專以典正為意故政府奉行煩於執
奏以是二君之優劣分矣

王沂公
言行錄

